山西博物院『吴哥·古代高棉的千年瑰宝』展策展思考

杨芸 苏文娜

山西博物院2026年度特展“吴哥·古代高棉的千年瑰宝”是柬埔寨国家博物馆130余件（套）珍贵文物首次大规模登陆三晋大地，展览以史前至后吴哥时期文物为载体，搭建中柬文明对话平台。本文依托本次展览策展方案，从叙事架构、跨文化阐释、多维配套体系、国际临展实操、策展反思与优化路径五个维度展开分析，探讨跨境异域文明特展如何平衡学术严谨性、大众可读性与对外传播价值，为国内博物馆引进东南亚古代文明展览提供可借鉴的策展范式。

策展核心定位：立足丝路语境，构建双向文明对话体系

本次展览确立两大核心策展立足点：一是生动还原高棉文明内生发展脉络，二是以海上丝绸之路为纽带打通中柬千年交往线索，跳出单向“展示外国文物”的传统策展逻辑，转向双向文明互鉴叙事。国内对柬埔寨介绍多限于吴哥窟、高棉的微笑等标志性符号，本展选取130余件（套）涵盖石刻造像、建筑构件、陶瓷器、浮雕等品类的文物，时间跨度从史前祭祀遗存、前吴哥多元造像、吴哥王朝各时期风格石刻延伸至近现代民俗器物，形成成体系的物质文明证据链。展览同时紧扣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背景，以文物实证两千年交往史。《梁书》《隋书》《真腊风土记》等文献、外销陶瓷遗存、中国参与吴哥古迹修复的现代史实，让特展成为落实中柬文化交流共识的实体载体，兼具学术价值与公共外交功能。

三段式时空架构，分层拆解文明逻辑

本次展览采用“王朝初兴”“筑城制礼”“艺韵风情”三单元递进式叙事结构，遵循由宏观到微观的认知规律，以“历史源流—王朝制度—民间生活”为线索，实现分层叙事。

第一单元：王朝初兴，聚焦扶南、真腊前吴哥时期，梳理文明奠基期的多元融合，解决“吴哥文明从何而来”这一疑问。策展采用“物证+文献+神话”三重叙事手段，以史前石板琴、铭文石碑作为实物开篇，以祭祀器物、碑铭文字证明湄公河三角洲早期国家成熟；依托《南齐书》《梁书》记载的憍陈如建国传说、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史料，搭建中国正史与柬埔寨本土传说互证的叙事框架；分设达山、三波坡雷古、普雷克萌三大艺术风格板块，梳理印度教与本土审美融合的演变路径。通过将六世纪达山风格与三波坡雷古圆风格造像并置，建立对比陈列，直观呈现艺术风格迭代；黑天、杜尔迦、梵天等印度教造像集中展出，配套简明神话体系解读，降低观众对异域文化的理解门槛，规避宗教哲学的晦涩难懂。

第二单元：筑城制礼，以石构建神王宇宙秩序。本单元为展览核心，完整铺陈9—14世纪吴哥王朝鼎盛文明，以都城营建与王权宇宙观的深刻联系为策展线索，按照君王更迭与建筑风格分期排布展品，形成一部石刻王朝史。通过梳理因陀罗跋摩一世至阇耶跋摩七世历代国王对应的寺庙与艺术流派，划分神牛寺、贡开、女王宫、巴方、小吴哥、巴戎六大风格展区，每一组文物均标注所属王朝与寺庙原型，实现文物与古迹实景对应。其中重点打造巴戎风格展区，以多尊造像解读阇耶跋摩七世改奉大乘佛教的历史转折，提炼“高棉的微笑”精神内核。同时大量引入建筑构件展品，包括山形墙、浮雕门楣、石柱、那伽造像，向观众说明吴哥文明载体为完整的都城体系，造像是宇宙城池的组成部分，还原“仿须弥山筑城、以水池象征海洋”高棉空间哲学。

第三单元：艺韵风情，展现世俗生活，补齐文明全貌。多数吴哥主题展览偏重皇家宗教石刻，本次策展则设立陶、青铜、木作三大民俗板块，实现“神权—王权—民生”叙事闭环。陶瓷板块以史前炊器、吴哥本土仿生象形罐、受唐宋工艺影响的青釉器为脉络，实证海上丝路陶瓷贸易；青铜板块区分史前礼乐重器、王朝祭祀造像、后吴哥日常槟榔器具；木作展品包括婚礼礼器、寺院那伽装饰、祭祀托盘，展现15世纪都城南迁后艺术由神殿走向市井的审美转型。该单元重在“生活化共情”：嚼槟榔成套器具、净水铜瓶、家用陶釜等器物，让观众得见古代高棉普通人的饮食、婚嫁、祭祀日常等鲜活民间烟火。

教育、宣传、空间三位一体延伸展览价值

教育活动、全媒体宣传、空间形式设计是特展完整策展链条不可分割的部分，本次展览构建“展厅核心+校外教育+全域传播”三维配套体系。

馆校联动，打造文明对话思政课程

策展团队专门设计“石头上的文明对话——云冈·吴哥文化探索”进校园项目，是本次展览的差异化亮点。山西地处黄河文明核心区，拥有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等世界级佛教石刻遗产，与吴哥造像艺术形成天然对照关系，策展前期便锚定“石窟文明对话”隐藏叙事线，将云冈与吴哥的造像审美、宗教空间、雕刻工艺作为教育与宣传切入点，依托山西世界文化遗产资源，让北方本土观众找到文化共情点，消解与东南亚文明的距离感。活动以对比提问驱动自主探索：“云冈石窟与高棉微笑有何异同”“两地莲花纹饰分别承载什么内涵”，将异域文明学习与本土文化自信培育相结合。制作便携式巡展展板、配套课件、学生探索手册等，把国际文物展览转化为大思政课堂，为省级博物馆引进海外特展提供本土化教育落地模板。

分阶段全域传播，打通线上线下流量

宣传分为预热、集中宣推、收官三期递进式传播，兼顾大众种草与专业深度输出。预热期发布文物盲盒短视频、中柬交往科普推文，制造悬念；集中宣推期涵盖开幕直播、文物系列短视频解读、线上有奖竞猜、联合商场落地迷你复刻展厅引流等多项有节奏、有内容的宣推；收官期做好展览回顾与成果总结，延续传播热度。传播兼顾大众审美与文化内核，始终紧扣“文明互鉴”主线，同时线下社区讲座覆盖中老年群体，尽可能实现全年龄层受众触达，解决海外小众展览受众面窄的难题。

空间叙事还原高棉氛围

展厅空间设计服务于内容叙事，序厅以吴哥窟、巴戎佛面视觉符号奠定展览基调，三大单元以差异化色调与灯光区分时代氛围：史前展区质朴厚重，吴哥王朝展区庄严肃穆，民俗展区柔和温润。大型山形墙、那伽等建筑构件单独设置展陈空间，还原当地建筑立面观感；文物尺寸、重量信息完整标注，帮助观众感知古迹建筑尺度，以空间语言辅助文字叙事，降低跨文化理解难度。

策展考量与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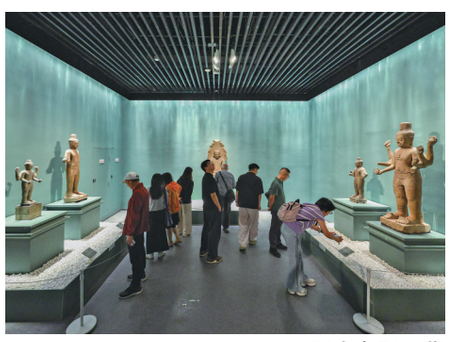
作为大型跨国文物借展，策展全过程需兼顾学术、文物安全、经费、合规等多重约束，本次方案体现了跨境特展成熟实操思维。一是文物遴选策审双重标准：学术上覆盖完整文明序列；运输保存提前规划，历时五个月完成跨境文物对接、核验、运输全流程。二是合规与叙事平衡，策展坚持客观考古视角，从历史、艺术、民俗等多角度解读，严守博物馆公共文化阵地规范。

结合本次策展实践可总结三点优化方向。第一，异域展览需强化本土对照叙事，避免“异域猎奇化”。本次以云冈石窟为对照的策展思路提供可复制模式：各地博物馆引进海外古代文明展时，可结合本地同类遗产，建立对话叙事，拉近观众心理距离，提升文化共情。第二，均衡宏大叙事与民间器物展陈比例，完善文明叙事。增加民俗、工艺板块，构建立体文明图景，帮助观众打破“高棉文明只有寺庙”固有认知。第三，拉长展览生命周期，建立“短期展厅+长期数字+常态化教育”长效机制。特展展期较短，仅依靠线下观展受众有限，进校园巡展、社区讲座能够延续展览文化价值，让一次跨境借展实现长期公共文化产出。

本次展览依托文物一方面完整还原高棉文明从史前到近现代的发展脉络，一方面以海上丝绸之路为纽带诉说中柬两千年文明交融佳话，兼顾学术严谨性、大众可读性与对外传播价值。在“一带一路”文明交流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地方博物馆引进海外古代文明特展，应当跳出“外来奇观展示”的浅层思路，以双向文明互鉴为策展主线，结合本地文化资源搭建对话桥梁，同步完善教育、数字、宣传长效配套，让跨境文物展览成为传播多元文明、夯实中外友好、培育大众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作者单位：山西博物院）





观众参观展览

没有物的数字展怎么办？

——关于数字体验展策划的思考

闫安

如今，数字体验展蓬勃兴起，逐渐成为博物馆的“标配”。它让大量沉睡的馆藏资源“活”起来，也让脆弱文物、不可移动文物以数字分身形式与观众见面。热度攀升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浮现，比如展陈效果雷同，不同文化主题套用相似技术和空间形式；交互停留在简单触发，难以帮观众深化理解；影像一味追求打卡，有娱乐化倾向；空间动线不合理，展项与环境割裂。更深一层，有些策划仍按实物展思路走，把文物影像搬上屏幕，而未发挥数字技术优势重构叙事。没有物的数字体验展，究竟该怎么办？这里从策展角度谈几点思考。

没有物也是优势

数字体验展不受文物实体和展厅空间限制，在文物组织、叙事表达上相对拥有更大自由。用好这种自由，能更好释放数字体验展的优势。

一是数据可视化呈现多维知识图景。“物本无相亦有万相”，数字体验展跳出文物本体叙事，转向文物外延的知识关联叙事，可以着重铺陈文物的来龙去脉。中国国家博物馆“数说犀尊”展览以文物高精度三维扫描数据为基础，从出土过程、使用功能、铸造工艺、装饰艺术等多方面系统阐释文物价值。南京博物院“物华天宝——数字文物魔方”展示装置，以三维数字文物模型为载体，从结构、材质、装饰、历史语境、发展脉络等方面，构建起复合型知识可视化体系。这些实践借助知识图谱等数字人文研究方法，拓展文物阐释维度，推动形成数据驱动的策展新范式。

二是跨越时空拓展叙事想象。数字技术对文物时空关联的重构，赋予展览叙事充分的创作自由度。观众从“观看者”转为“亲历者”，让文物故事的“彼时彼刻”成为正在体验的“此时此刻”。那些因文物保护需要而无法亲临的现场、肉眼难以观察的文物细节，乃至有赖观众脑补的超现实奇境，均可在数字世界生动呈现。观众能够在应县木塔数字沉浸式展厅跟随影像登顶古塔，在“一花一世界——齐白石艺术数字沉浸展”走进流动的三维水墨天地，在《壁画那边是唐朝》沉浸式体验项目实现“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梦想……这些数字体验展打开了讲述文物故事的新视界，有效提升了观众的参与感，也增添了探索乐趣。

三是全感官、共创、可持续的展览形态。数字体验展是观众可进入、互动并产生影响的沉浸式多感官场域，让知识从“被告知”变为“被经历”。数字内容具备网络传播与可无限扩容特质，能够邀请观众在线参与内容共创。同时，数字展示作为智慧博物馆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可借助物联感知设备与无线通信技术，实时分析观众行为数据，洞察观众需求与偏好，为展览方案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持。策展过程中沉淀的数据资源更成为未来可复用的无形资产，形成“观众反馈收集—数据资产富集—数据驱动策展”的良性循环。例如，“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调动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让观众全方位感受古典园林之美。浙江省博物馆“丽人行——中国历代女性图像数字艺术展”依托数字技术，打破馆际、馆方与公众、线上与线下多重边界，开设多馆协同“虚实联动展”、公众参与“虚拟微策展”、由云上展览发展成沉浸式数字展览等新模式，并形成“丽人行”文化品牌，推动系列展览迭代升级。

没有物何以动人

传统展览以实物展示为核心，观众与文物面对面获得的直观震撼是数字影像无法替代的。当“物”缺失，展览何以动人？数字体验展重在“体验”，它透过文物本身，带领观众沉浸式感知“活着的历史”，引人入胜的叙事即解题的支点。因此，数字体验展的动人之处，不在多媒体的堆砌，而在于以适当技术传达叙事的构思之巧、情感之切。这就需要策展人扮演编剧和导演的双重角色，将展览知识文本转化为展览大纲，再细化为交互流程、影片脚本，如同把小说转化为剧本，再打磨成镜头语言。做好这项工作，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其一，要提出一个好问题。没有物的展览，若开场未设置足以抓住观众的问题，叙事便无处生根。好问题能启发思考，指向主题，引出主线。例如湖南省博物馆“生命艺术——马王堆汉代文化沉浸式数字大展”，提出汉代人如何理解生死、宇宙与永生的终极追问。围绕这一问题，展览以汉代“天人同构”的“宇宙—生命”哲学为主线，搭建起“时空—阴阳—生命”三个篇章。策展人将马王堆汉墓相关学术命题转译为“两千年前的中国人如何理解生死”这类大众好奇的追问，叙事才能真正开场。

其二，选择叙事视角。叙事视角即让谁来讲故事。传统展览通常以文物为叙事主体，而数字体验展可将文物相关的人、物，甚至观众纳入叙事。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一粒米的漕运之旅”互动体验展，叙事从“一粒米”的旅途展开，借助多媒体互动与环幕影片，观众亲历一粒米从田间征收、水路转运到抵达东都洛阳的全过程，直观感受隋唐漕运的工程智慧，视角转换让宏大历史变得可感可亲。

其三，贯通情感连接。确立展览主题与叙事视角后，内容结构可按“序引、铺陈、高潮、尾声”的逻辑展开，与观众“进入、投入、共情、思考”的情感递进相呼应。山东博物馆“心灯·照见敦煌”数字沉浸体验展以“燃灯”“传灯”“守灯”为各部分主题，串联起丝路发展、藏经洞的前世今生与文博人的接续守护等内容。观众从初识敦煌的好奇，生发出与历史的深度共情，最终沉淀为守护文物、赓续文脉的使命情怀，情感脉络一以贯之。

数字体验展是一门综合艺术

近年来，数字展示技术迅猛发展，从体感交互、沉浸式投影、全息影像，到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混合现实（MR），再到大数据、人工智能，各类数字技术持续丰富博物馆展示手段。然而，数字体验展是以内容为根基，集交互、影像、环境于一体的综合艺术。若技术手段与内容转译、审美表达相割裂，便沦为空洞的“技术秀”。因此，数字体验展的筹备离不开文博、艺术设计、软件开发、音乐创作等多领域专业力量的协同参与。策展人需统筹各方，结合内容、受众、空间和预算需求充分调研，择优选用适配的数字技术，实现“内容—技术—环境”的深度融合。上海博物馆东馆“山水江南”沉浸式数字体验展在立项之初便设立了艺术、学术、体验、传播四大目标，组建跨学科团队共同打造了演绎五代至清代江南山水画流变的数字艺术空间。展览以砚台为空间原型，通过环绕式巨幕、曲面投影与镜面材质的巧妙组合，营造出虚实融合的“纸砚山水”意境。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与交互技术的运用，不仅让古画气韵生动地“活”起来，还能随观众移步产生微妙变化，带来“走入画中”的沉浸式体验。除视觉效果之外，展览还特别创作了融汇古琴、箫等民族乐器和现代音效的背景音乐，配合定制建声系统，从听觉上传达出中国画的美学意境。不仅如此，观众还可以与董其昌等“数字大师”角色交互“对话”，完成可游、可赏、可感的江南山水之旅。

发挥以文化人作用

数字体验展的叙事与电影、戏剧有相通之处，科学设计叙事高潮，围绕“戏眼”强化情感张力、揭示主题思想，是发挥展览以文化人、以文聚心作用的关键。在“何以文明”VR沉浸式探索展中，观众走过良渚、陶寺、二里头、三星堆、殷墟五处文明遗址后，在万象时空中见证龙心融合，迎来整场展览的叙事高潮。寻回文明记忆的中华神龙带着五千年的智慧与力量重现于世，向观众送上美好祝愿，共祈国泰民安，为“文明寻根”之旅画上圆满句号。展览有力传递出“融合”与“传承”的展览主题，在观众心中播下文化自信的种子，无论表现手法是沉浸式影像还是互动体验，展览高潮的营造都能在观众之间形成共同关注、共情体验和身份认同。观展过程中累积的情感在此刻最为丰沛，迸发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精神力量，助力博物馆更好地履行铸魂育人的文化使命。

没有物的数字体验展览，本质上是对博物馆展览功能从“文物叙事”向“文化叙事”的拓展。它突破了文物本体展示“去语境化”的局限，有序化、网络化文物背后的知识关联，并以“剧本化”的叙事框架和多媒体技术手段搭建起可沉浸体验的文物“故事场”。它所面对的不再是“没有物怎么办”的困境，而是如何在数字空间中重新定义“什么构成展览”的命题。数字体验展的生动实践证实了一种可能：即使没有文物原件，依托扎实的知识体系、引人入胜的叙事逻辑和真切的情感共鸣，展览的文物意义阐释依旧能够打动人、感染人、启迪人。面对博物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日益旺盛的文化需求，办好数字体验展览，正是让文物“活”起来的发力方向。

（作者单位：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

辽宁省博物馆生肖文物系列展览的实践探索

周颖

生肖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与创造，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它既是出生的属相、人生的年岁，也是纪年的干支、物候的象征，在季节轮替、岁月更迭中，成为连接人类与自然的纽带。生肖文化与民众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梳理其源流、辨析其内涵，既有助于观众理解这一传统，也有利于其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利用。

辽宁省博物馆（以下简称“辽博”）从乙未羊年（2015年）开始，每年在农历腊月廿三（北方小年）都会推出开年新春首展，即生肖文物展，这一展览已经发展成常态化系列项目，成为辽博的文化品牌。每个生肖都有其文化内涵，每一次策展，都要重新梳理文物脉络，补充对应知识，如羊的温顺吉祥、虎的威猛庄重、马的昂扬奋进……十二年来，辽博深度挖掘馆藏文物，进行学术梳理与创新阐释，构建起文物展示、公众教育与文创开发联动的有机体系，持续探索让文物“活”起来的路径。通过生肖文物主题展览的策划实践，策展团队在文物的“活”化利用方面积累了一些实践思考。

展览展示：从库房到展厅

让文物“活”起来，首先要让静置于库房的文物获得公开展示的机会。受展陈空间、保护要求等因素制约，库房中的文物并非都能经常与观众见面；展览则为其中部分文物提供了公开展示的契机，使观众得以近距离观察其材质、工艺与文化内涵。以辽博的生肖文物展览为例，每年策展团队都会精心遴选与当年生肖相关的馆藏文物，从青铜器、陶瓷到书画、玉器，跨越不同朝代与品类，原本散落在库房各处的文物，通过主题化的策展思路串联成系统的文化叙事，成为公众感知传统文化的窗口。龙的形象经过数千年的加工与美化，展现出神秘奇妙、威武雄伟的身姿，它集中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折射了灵物崇拜的民族心理。龙年生肖文物展有80%以上的文物都是首次同观众见面，展览深度挖掘馆藏资源，遴选馆藏龙元素文物近200件（套），包含陶瓷、铜器、玉器、书画、漆器、服饰、织绣、文杂、珐琅等多个品类，并以丰富的背板图文与多媒体辅助陈列，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马年展亦有一半以上属于首次出展，通过“乘马在厩 驯育有道”“扬鞭跃马 骁腾万里”“马蹄轻扬‘骑’乐无穷”“神骏凝华 艺境永恒”“龙马精神 万载永续”五个单元，系统解读马在交通、礼仪、军事、娱乐与艺术等方面的地位与作用，探寻中华民族深厚的马资源底蕴与悠久的马文化历史。这是文物价值从“封存”到“激活”的第一步，为后续的技术赋能、叙事革新等探索奠定基础。



“虎虎生威——壬寅虎年新春生肖文物展”序厅



“万马奔腾——丙午马年生肖文物展”展厅局部

学术研究：从文物表面到文化内涵

生肖文物展览的策划，推动策展工作逐步深化：从最初聚焦文物的基础陈列，到结合观众需求开展学术研究，系统探究每件文物的来源、工艺、纹饰及其时代语境，从而阐释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实现“让文物说话”的展览目标。每一次展览筹备工作都要跳出固有思维，不仅要梳理文物的年代脉络，更要挖掘其背后的民俗寓意与文化内涵。比如虎年展中，把“虎符”这件文物与当时的社会、军事语境结合起来，传递给观众更深层次的含义；把“鹰虎搏斗纹铜牌饰”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图腾崇拜与动物崇拜相结合，让展览不再是单一的器物展示，而是包含文化阐释的对话。这种突破还体现在知识结构的拓展上：十二年里，策展团队从对单一文物的浅层次认知，逐渐转向跨学科的整合思考，借助考古学的严谨、民俗学的鲜活、美学的视角解读文物，每一次展览的策划过程都成为研究深化的过程。

技术赋能：从静态展示到沉浸体验

针对观众日益多元的文化需求，展览在传统展陈方式之外，引入互动装置、数字媒体等手段，以增强参与感，观众由被动观看转向主动参与，在动手与动脑的结合中加深对展览内容的理解。比如，在蛇年文物展中策展团队设计了十二生肖大转盘，观众可动手转动转盘，将十二生肖图像与每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的甲骨文字及十二地支相对应，反响良好。在转动转盘的过程中，既能增长知识，也能获得参与感与满足感，实现寓学于乐。马年展中设计了猜谜互动的场景，增加了脑筋急转弯的内容，提供了不同体验，吸引更多人参与到展览中来。这些尝试拓展了对展览形式的认知，也拉近了文物与大众的距离。此外，VR、AR以及裸眼3D等手段的运用，使文物细节得以放大呈现。如马年展中把馆藏一级文物“宋佚名明皇击球图”做成了动态展示图，每一处细节都作了文字标识与解释，通过细致解读，观众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感知这幅画卷。这些技术处理改变了观看关系：观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成为主动的探索者。

叙事革新：从知识灌输到情感共鸣

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解决了“如何呈现”的问题，但具体要“呈现什么”以及“为何呈现”则涉及更深层的叙事逻辑。传统展陈方式一般以时间为纲、以器物为目，信息密度大但情感浓度低。观众往往“走马观花”，转了一圈，什么也没记住。这就需要我们有所创新，改变这种展陈方式，将文物从“知识对象”转化为“故事主角”。比如“飞龙在天——甲辰龙年生肖文物展”的大纲就突破了以往“自然、历史文化、民俗”三部曲的框架，而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龙文化，以“龙的精神与当代人的情感联结”为线索，将散落的龙文物串联成“诞生—传承—共生”的情感篇章。通过这样的叙事设计，文物不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承载着情感与记忆的载体，观众在与文物的“对话”中，不仅记住了龙的历史脉络，更感受到了龙文化中蕴含的坚毅、团结等民族精神，实现了从“知道”到“感动”的情感跨越。

开拓创新，意味着跳出传统展览的固有框架，以更具创意的叙事方式来激活文物的文化生命力。正如“万马奔腾——丙午马年生肖文物展”所实践的那样，它摒弃了按时间顺序陈列的常规模式，转而将马在交通、军事、艺术等多个领域的历史角色串联成一幅立体的文化图景。（下转6版）